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

天一閣藏
明代方志選刊續編

PDG

正德姑蘇志一（江蘇）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二

上海書店

重修姑蘇志序



夫志何為者也紀載郡之封域山川戶口物產人才風俗以至城池廨宇井邑第宅前賢遺跡下至佛老之廬皆類次族分使四境之內可按籍而知而一代之文獻不至無徵焉如斯而已者也姑蘇為東

南大郡其風土亦已略見於禹貢
周職方爾雅諸書其後如子貢之
越絕書趙曄之春秋張勃之錄陸
廣微之記羅處約朱長文之圖經
龔明之輦紀聞紀事則備矣彙而
成書則有范成大盧熊二志由今
而觀范志暖而整盧志詳而贍而

其間亦不能無異同焉况

蓋安文

國家百三十年人物文章制度因
革損益尚皆缺焉識者病之成化
間鄱易丘侯霽守蘇則有志侯述
時則有若劉叅改昌李中舍應禎陳
訓導頌各應聘侯纂會丘罷去事
遂已弘治中河南史侯簡曹侯鳳

又皆繼為之時則有若張僉事習
都進士穉而裁決於吳文定公寬
久之二侯相繼去文定公不祿書
竟不就然文定之倦是書也雖病
在告未嘗釋手淡墨細書積滿箱
案今廣東林侯世遠由近侍來守
才優政舉化行訟息宿弊盡剋文

事聿興一日抱文定遺稿屬予曰
敢以溷子矣予謝非其人且郡多
文士有揚儀部循吉輩在焉盍以
屬諸而儀部固辭予以侯之美意
文定之苦心使缺焉泯沒則予誠
若有罪焉者侯乃延聘文學得同
志者七人相與討論合范盧二志

叅以諸家裨以近事閱八月成得
六十卷以復於侯獲允舉例一依
文定之舊蒐遺闡隱芟繁訂譌則
諸君子之功居多予何能焉其亦
會其要而折其衷者也獨念是志
之續歷三十餘年更六七郡守而
卒成於侯予乃適值其時獲玷名

其間信予之幸也。願學殖荒落，且
於吳事素多，惜焉。又以趨

召事嚴不克，殫力佔畢，以足私心
之所志，以成一郡之典，以副林侯
之望。此予之所自媿，而嗟也。續而
正之，能無望于後之君子乎？姑蘇
山名在城西南，昔以名郡，故今以

名其志正德紀元二月之吉嘉議

大夫吏部右侍郎

國史副總裁震澤王鏊序



吳郡志序

汴人趙汝談

初石湖范公爲吳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時有求附
某事于籍而弗得者因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憚
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書藏學官愚按風土必志尚
矣吳郡自闔廬以霸更千數百年號稱雖數易常爲
東南大都會當中興其地視漢扶馮人物魁倬并賦
蕃溢談者至與杭等蓋益盛矣而舊圖經蕪漫失考
朱公長文雖重作亦畧是豈非大缺者何幸此筆屬公
條章粲然成一郡鉅典辭與事稱矣而流俗乃復揜
阨使不得行豈不使人甚太息哉紹定初元冬廣德

李侯

壽明

以尚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

嘉

石湖客也是

以侯習知之及謁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邪他日
拜石湖祠退從其家求遺書得數種而斯志與焉校
學本無少異侯曰噫信是已吾何敢不力而書止紹
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
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法當補於是會校官汪享與
文學士雜議用楮少孫例增所缺遺訂其僞謔書用
大備而不自別爲續焉侯喜曰是不沒公美矣亦吾
先人志也書來屬汝談序余病謝弗果侯重請曰吾
以是石湖書也故敢恩子而子亦辭乎余不得已勉

諾客有問余曰或疑是書不盡出石湖筆子亦信乎
余笑曰是固前譁者云也昔八公徒著道術數萬言
書標淮南通典亦出衆力而特表杜佑自古呂氏春
秋大小戴禮曷嘗盡出一手哉顧提綱何人耳余聞
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滕茂周南厚三人者博雅善
道古皆州之雋民也故公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
尤多異論由是作子蓋亦觀益公碑公墓乎載所爲
書篇目可攷子不信碑而信誕乎且公蚤以文名四
方位二府余鄙何所繫重余特嘉夫侯之不忘其先
能畢力是書以卒公志而不自表顯焉是其賢非余

言莫明也仰余所感則又有大此者焉方公書始出也疑謗橫集士至莫敢伸喙以白曾未四十年而向之風波息滅漸盡至是無一存者書乃竟賴侯以傳是不有時數哉然則世論是非曷嘗不待久而後定乎此余所以重感也余誠不足序公姑以是寄意焉其亦可乎否也疑者唯服侯父子世儒有聞其治吳未暮百墜交舉既上此職方氏將復刊石湖集與白氏長慶並行而改命漕湖北矣余故併志以申後後覬焉紹定二年十一月朔

蘇州府志序

金華宋濂

吳在周末爲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賦爲東南最盛歷唐越宋以至於今遂稱天下大鄙然其因革盛衰之際紀載于簡冊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若晉張勃顧夷隨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和郡縣志寰宇記各有所明迨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記范成大趙與簾皆撰類成書厥後有章哲者病其未完作吳事類補宋亡書頗散軼元趙鳳儀爲總管嘗集諸儒論次遺闕會改官不果成入

國朝吳縣教諭盧熊閱前志之乖紛以爲苟不合而

壹之恐不足示來者乃攬衆說摭遺事芟繁取要族
別類分爲志以述地理都邑文學祠祀食貨兵衛之
屬爲列傳以見古昔人物之美其目曰名宦名臣儒
林文藝良吏忠義孝友高行隱逸而列女之節方技
之良及其事有不可棄者附焉前爲畫圖以著疆域
之異同後有集文以備古今之制作總之爲五十卷
於是數百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
洪武十一年知府廬陵李侯亨嘉是書之有繫於政
也將命工刻版以傳丁內艱去已而高郵湯侯德來
繼其職遂督成之能用薦者出由工部照磨爲中書

舍人以余有同朝之好請叙其首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至州閭莫不有之然不過記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創爲序紀傳志年表之法由是四海之內無復遺事信史氏之善者也後世郡得專社稷山川之祭遂有政令教化之施儼如古諸侯之國固不宜無所紀述而况於吳嘗爲封國非他郡之比者哉歷漢至今雖間有所作而無完文以考其事物之全誠政之闕者也熊獨能毅然以筆削爲已任效史漢之法損益舊典爲一郡成書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知所重而圖其傳亦可謂達於政體者矣後